

她和那些最聪明的“笨小孩”

他们或许很难出类拔萃，但特教老师曹广玲就是爱他们爱不够

那扇门看上去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不同，操场、篮球架，各种摆设。然而，每到上下学的时候，它的特殊却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，零星的几个家长，偶尔迟到的几个学生，每个班不到10个孩子。育园学校——这是一所教育培智学校。在年过50岁的育园学校老师曹广玲眼里，台下的7个学生再熟悉不过。“最聪明的孩子”，曹广玲总愿意这样形容他们。



曹广玲看着孩子们入睡。

A 需要用到手指的数学课

11月末的一天，气象台发布了省城入冬以来第一个大雪警报，育园学校的操场上少了些欢声笑语，一百多个学生一直呆在教室。顺着走廊，隐约能够听到一个女老师的声音，越到深处，越有穿透力。仔细听，内容不过是两位数加法，教室内还伴有孩子的私语声。

推门进去，班里只有7个孩子，他们会笑着看向你，若对这样的笑容没有回应，一双双眼睛会始终盯着你，不知何谓害羞，炙热又不懂回避，你只得笑着点点头，略有些尴尬地挥挥手。

台上，曹广玲正在写着几道数学题，二位数加法，十分钟留给台下的孩子们，“47+47”，此时，坐在第一排的小胖突然掏出双手，“一、二、三”这般数着，边数边扳着手指，速度很慢，但发音标准。

小胖数完7，直接跳到9，手指也不知该如何摆弄了。听到这里，曹广玲走下台拿着小胖的手指，重新数了一遍，“七、八、九，大数记心里，小数伸出来。”俩人四目相视，笑着，似乎他已将些数字牢记在心。

这么多年，这个口诀曹广玲

不知重复了多少次，手指也成了数学课必不可少的道具，然而，这个道具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好使，时常需要曹广玲亲自去“修理”。

这间教室里，虽然只有个位数的学生，但是把每个孩子都看一遍，每次伸出十个手指，一个个地对照也是个工程。

“起初必须用实物，一节课准备10个苹果、橘子等小物件，渐渐地，小物件变成了手指，”曹广玲坦言，这也就是“大数记心里，小数伸出来”的含义。数以万次地重复，每天这般，只不过希望这10个数字能够印在他们心里。

B 由裤子和日用品组成的爱心小屋

在育园学校有一间屋子就叫“爱心小屋”，这间屋子里装满了各类衣物及日用品组成的，裤子必然是其中主角。

尿裤子，换裤子，洗裤子，晾裤子……这个过程终而复始，已经成了曹广玲工作的一部分。有时，一些孩子父母会放下几条干净的裤子，锁在储物柜里，有时，老师们会从家里带来一些旧衣物，积攒多了，屋子变成了屋子，爱心小屋也便应运而生。

“这是一个过程。”曹广玲回忆当初说，当时心里有些害怕，有时面对陌生的孩子，偶尔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，一声叫，用手去拽，有些发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然而，眼前的他们虽然行为难以捉摸，但那温暖的的笑容却从未变过。“他们没有坏心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，不需要你去过多思考那些动作背后的含义，都是最浅显的。”裤子被弄湿，裤脚还带着粪便在，

曹广玲眼里，这不过是最自然，最本能，最无害的反应罢了。

看着被经血浸湿的裤子，女孩吓得缩成一团，曹广玲顺手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卫生巾，拽着这个13岁的女孩冲进厕所，看着眼前受惊的女孩，她用力地抱着她，直到安抚住女孩颤抖的身体，一点点教她如何使用卫生用品。同样的事情，曹广玲已经教过无数次。

C 21路公交车上的男孩

小南(化名)，一个脑瘫男孩，一只脚向外翻，一只脚走路向内拐，走路踉跄，颤颤巍巍。小南是曹广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名字，如今，这个大男孩已经20多岁，在一所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读书。

平日的串珠课，由于行动不便，一根粗绳穿过一个珠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有的时候小南急得满头大汗。即便手脚不协调，每年运动会，小南是一定要参加的，偶尔一瘸一拐摔倒在地，被扶起时，却能够笑着冲向终点。

小南总是坐着21路公交车自己上下学。偶然的一天，当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这位班

主任，小南平时为了坐21路车，过马路都要横跨护栏。曹广玲赶紧冲了出去，他站在21路车站牌下，虽然衣服上有些灰尘，但还是如以往一般，冲着她露出那“没心没肺”的笑容。

那一刻，曹广玲的心揪在一起。从那一天起，下课后，小南的身后总会多一个身影陪伴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小南在前，她走在后，一高一矮的俩人，成了这条回家路上的常客。

“红灯咱们不过，等到对面的等变成绿色会动的小人，咱们再动好吗？和老师说好了，咱再也不能跨护栏。”小南依然笑着，面向她，挥挥手，坐上熟悉的21路车。



2007年，《帮办·闲物送人》专栏获评山东新闻名专栏。

嘉宾：曹广玲
采写：朱紫瑛
摄影：王鑫

人物小传

曹广玲：她是一所特教学校的老师，像妈妈一样爱护着一群被称作“折翼天使”的学生。为了让这些孩子有立身之本，她自学手工串珠，手把手地教学生学习，并开发成校本课程，整理编写了《手工串珠》校本课程，参加山东省优秀课程资源评比，荣获一等奖。几年来，她的学生走向社会后，已经凭借串珠这项技能开了店，有了立身之本。

2016.12.31 星期六
编辑/李杰
美编/苗楠 组版/李杰

D 我就是那个出口

10年，送走了一些学生，迎来了一些学生，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来说，有时不愿多说什么，但心里却像被一把刀狠狠刺过。

“有时候甚至觉得这孩子丢人。”一位家长曾经这样告诉曹广玲，自小患有自闭症的女儿，长得极俊俏，若不说话，乖乖站着，总会有邻居夸赞几句。然而，女孩猛地“啊”的一声喊，赞美之声便会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以奇怪的眼神。

“我不求她有多大出息，我不求她学习多好，只求她健健康康。”这句话显然是无力的，“我讨厌那样的眼神，我多么希望这孩子是正常的，我……”电话那头，孩子的母亲突然哽咽了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，想到一家三口挤在客厅里，这么多年为孩子治病奔波的那些日子，想到一声一次次为孩子的病判了“无期徒刑”，孩子母亲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曹广玲没多说什么，这个时候，似乎只有她明白，这哭声背后包含着多少无奈与痛苦，她甚至不愿说多少安慰的话，“这些话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徒劳的”，而她能做的不过是听他们说，做一个倾听者，一个“出口”。



照顾孩子的起居是她的生活。

E 两片“来历不明”的药

很多人都说这些孩子不懂，但是在曹广玲看来他们不仅懂，而且懂得更多。小静(化名)刚来学校那会儿，每每受了气，就会一个人蹲在角落里，很难让人亲近。她经常徜徉在自己所想的空间里，没人知道她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事。每到此时，曹广玲总会默默地陪在女孩身边，哪怕只是拿出一块饼干，一杯温水，下意识地搭肩，小静总会短暂从自己的世界里抽离，看着眼前这位班主任。

某日，曹广玲感冒加重，昏昏沉沉，她甚至记不得那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唯记得小静突然摊开的小手。“药”短暂有力的一个字，两片没有包装的药片躺在女孩的手心里，药片外糖衣的颜色已被汗水浸湿，没人知道它们被攥了多久。那个当下，曹广玲眼泪在眼里打转，亦没人知道这两片药片到底是什么，不知道到底治疗何种疾病，甚至不知小静从何处觅得它们。但所有的一切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小静的陪伴。



曹广玲教孩子串珠。